



□责任编辑:李雅琴 □美术编辑:陈惠婉 □电话:0595-22500091 传真:0595-22500225 E-mail:zkb@qzw.com

开仓赈济灾民,上疏“病民五事”,疏罢“荔枝贡”……

“铁面御史”洪天锡交印拒官留史话



核心提示

洪天锡是南宋赫赫有名的清官,以“言动有准绳”著称,世称“铁面御史”。他不仅多次在皇帝面前直言进谏,还与有“董阎罗”之称的董宋臣等奸佞在朝堂内外展开殊死斗争,以一身浩然正气,给后世树立了楷模和丰碑,也为高洁处世之道做了淋漓的刻画。今天就让我们走入洪天锡的故事,去看看一幅“铁骨”是怎么炼成的。□融媒体记者 吴擎云 文/图

1

正面硬刚“董阎罗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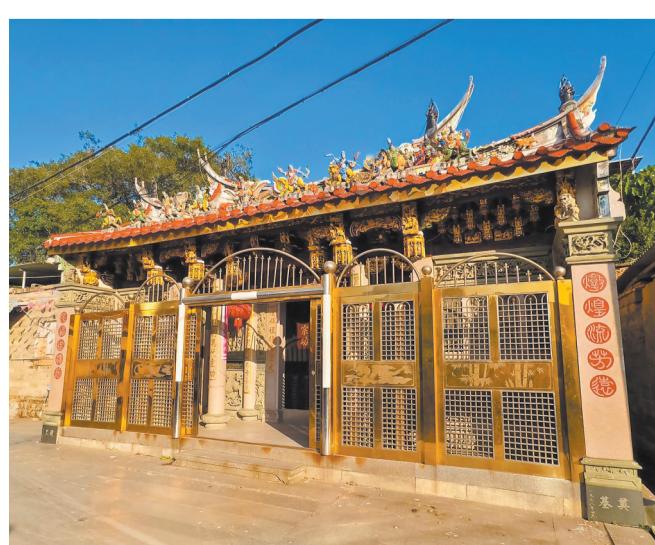
洪天锡是南宋晋江安仁乡江阴里后厅(今石狮市宝盖镇塘头村后厅自然村)人,宝庆二年(1226)登进士第后,历任广州司法、潮州司理、古田知县、建宁府通判、诸司料院等职。

古有云:“欲知平直,则必准绳;欲知方圆,则必规矩。”(语自《吕氏春秋·自知》)洪天锡是个懂准绳、守规矩且一心忠于国家之人,所以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南宋王朝毁在董宋臣、谢堂、厉文翁这样的“贪黠者”手上。南宋宝祐三年(1255),时任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的洪天锡,在人朝时进《正心格君疏》,次月又上“囊封”(密封奏章),向理宗挑明称:“古今为天下患者三:宦官也、外戚也、小人也。”并以内侍董宋臣、将作监谢堂(赵昀皇后的侄子)、庆元府知府厉文翁为例,阐明宦官、外戚、小人是“累陛下、累宫闱、累王邸”的最大毒瘤,应尽快削除。

怎料,理宗根本不讲“理”。这位早年还曾壮志满怀的皇帝,晚年沉湎于声色犬马,以至于头脑发昏,轻信宦官董宋臣之流,让南宋迎来了晦暗的岁月。董宋臣是理宗的贴身内侍,但他极善逢迎,为讨理宗欢心甚至引荐入宫,同时招权纳贿。后来又与阎贵妃、权相丁大全等勾结,恃宠弄权,不可一世,人们把他称为“董阎罗”。不过在理宗看来,懂得主子喜好的董宋臣,才是“国之砥柱”,所以他对洪天锡的奏疏态度冷淡,而且处处护佑董宋臣这帮人。

洪天锡在接连上疏六七次无果后,毅然选择交出御史印、请求辞职,充分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,同时还说:“明君当为后人除害,不当留患以遗后人。今朝廷轻给台谏,轻百司庶府,而北司独重,仓卒之际,臣实惧焉。”(《宋史·洪天锡传》)意思是:“贤明的皇帝应当为后人除害,不应当遗留祸患给后人。现在朝廷轻视台谏等监察官,轻视朝廷各部门,而独重用北司宦官,实在令我感到恐惧。”

洪天锡的交印行动与言论,就像一记惊雷,在朝廷内炸开了锅。不光是御史台的人开始反省,连内阁、宗正寺、国子监等众多机构里的士大夫们也意识到一旦内宦横行,摧毁的必是国之根基。各路人员纷纷自觉治衡内宦。可以说,董宋臣等宦官阉人虽在皇帝庇护下没遭法办,但后来也不能随意窃弄国家权柄,这是洪天锡“自我牺牲”换来的结果。正如《宋史·洪天锡传》所言:“然终宋世阉人不能窃弄主威者,皆天锡之力……”



位于石狮市宝盖镇塘头村后厅自然村中的洪氏宗祠



宗祠正殿内悬挂有洪天锡“廷尉荣封”“理学忠谏”匾额



洪氏宗祠内的洪天锡画像



履规任事持正心

洪天锡相信守规矩是干事之基。纪严则清正,清正则心齐,心齐则事成。所以他从为官之初便循规矩步,不光自己不触碰法律、不违背公序良俗,连上级、同僚也不行。在他担任广州司法(司理参军)时,见顶头上司盛气凌人地对待僚属,立即多次出面劝阻纠正。调任潮州司理参军后,发现潮州有地方豪势强夺民田,即时呈报上司,勒令归还,为那些试图凭借权势横行霸道的群体划下行为红线。这样的官员,百姓怎么可能不拥戴?

改任古田知县时,天锡发现县邑之前管理混乱,各类诉讼很多。他恪尽职守,剖析决断,对案件一一进行处理,没有留下疑难积案。当时有仗义王府势力杀人者,洪天锡同样予以诛惩,平息民愤。天锡公私分明的态度,赢得民心。

之后,天锡调任建宁府通判。淳祐十二年(1252),建宁府遭遇洪水,灾情严重。天锡来不及请示上司,当机立断打开常平仓赈济灾民。这个看似逾矩的行为,实际上

恰是天锡在为官时深学细悟出来的守本之举,因为他知道“国以民为本,社稷亦为民而立”,救民就是在救社稷。从这次赈灾也可看出,天锡并不是在僵硬地循规蹈矩,而是以持正之心来履规,既不怕担事,又勇于任事。这才是一个明白官的正确之路。果不其然,因此次赈灾得力,让吏部发现天锡身上的闪光点,旋即将他擢升至中央的诸司料院当差,不久又荐为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。这才有了前文所述的洪天锡与董宋臣等人“硬刚”的名场面。

据说,洪天锡还以“平生要识琼崖面,到此当坚铁石心”这副联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,甚至将它张贴于衙门口以自警。“琼崖”(即海南岛)是古代许多刚正大臣如唐代名相李德裕、宋代名相李纲等的贬谪之地,“平生要识琼崖面”表达了天锡对前贤的敬仰与效仿,他想坚守正义,敢于直言,毫不畏惧遭贬谪的命运。这样的赤胆忠心与他行事有准绳是相辅相成的。

由于理宗昏庸,天锡一度弃官,离开了朝堂。虽然之后被诏迁大理少卿,再迁太常少卿,但董宋臣为首的阉党仍在,天锡遂拒官不受。这期间天锡也没闲着,宝祐六年(1258)他与徐明叔、王广翁、方澄孙、梁椿选同游南安九日山,并留下了著名的“宝祐六年纪游石刻”,而今此石刻尚存于九日山西峰东麓的石壁上。石刻载称:“宝祐六年三月甲戌,徐明叔仲晦,洪天锡君畴,王广翁居安,方澄孙蒙仲,梁椿选寿卿同游。登怀古亭,酌菩萨泉渝(yuè)茶,观石像,访姜秦旧迹,小饮聚秀,摩挲端明翰墨,探韵赋诗,抵暮乃返。期而不至,吕中时可。”

徐明叔、洪天锡、梁椿选都是南宋晋江人,宝祐六年时徐明叔已经是户部侍郎,梁椿选则是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,他们能在百忙之中抽空与洪天锡一道悠游九日山,登高怀古、探韵赋诗,正好说明洪天锡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。洪天锡、徐明叔皆南宋后期泉州名士,不仅身居高位,而且学问满腹,品格高洁。宋末诗人余谦一在为徐明叔的著述集《徐择斋文集》作序时云:“往岁,莆有后村刘公,福有竹溪林公,泉南有择斋徐公、阳岩洪公,皆吾闽文章宗匠。”认为莆田刘克庄、福清林希逸,与晋江的徐明叔、洪天锡可并列为“闽坛文宗”。刘克庄、林希逸与洪天锡也是至交好友,在刘克庄《后村先生大全集》中记录下了刘克庄与洪天锡互订的诸多诗文。其中《喜洪君畴除工侍内制·其一》曰:“热官不拜意何如,诏改冬卿眷礼殊。保晚节香似公少,问今日愈造朝无。儒绅易以黄金带,官锦加诸白布襦。直待铺张太平了,却寻北阜与东湖。”展示了刘、洪二人的社会责任感,以及他们对清廉品德的追求。



宝祐六年三月徐明叔、洪天锡等人的纪念石刻



后厅自然村内的“纱帽石”



在后厅自然村,以洪天锡事迹为主题的漫画上了文化墙,成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。



治政地方见高节

景定三年(1262),洪天锡被重新启用为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。一至潭州,天锡善于留心着力、推动事情圆满解决的本领又得以施展了,他“戢盗贼,尊先贤”,使得潭州“地方大治”。随后被擢升直宝谟阁,这虽只是一个虚职,但享受着很高的官阶待遇,足见朝廷对于他在潭州治政的肯定。不久,天锡再迁广东转判官兼湖南安抚使,其所到之处,除疑狱、劾贪吏、治财赋,整肃有法,游刃有余。不仅处理了地方上存在的诸多问题,还提升了自身的素养,所谓“事上练”,就是在知行合一中提升自我、成就自我,这在晚年的天锡身上有着很好的体现。

之后,朝廷想召天锡入京为秘书监兼侍讲,天锡却以耳聋不便坚辞。不久,又加升秘阁修撰和福建转运副使,诱惑重重,但天锡仍一一推辞不就。

咸淳元年(1265),度宗即位,召天锡为侍御史兼侍读。天锡尚在赴任途中,却又因遭监察御史张桂弹劾而被免职。仕途反复无常,洪天锡却不足以自身得失为念,仍郑重其事地上疏“病民五事”,涉及公田、会子、银纲、盐钞、赋役,旨在反映民间疾苦或地方治理问题。又慷慨直言:“在廷无严惮之士,何以寔奸谋?遇事无敢诤之臣,何以临大节?人物稀疏,精采销蚀(nuò),隐情惜已者多,忘身殉国者少。”(见《闽中理学渊源考·文毅洪阳岩先生天锡》)强调要保护和使用刚直威严、敢于诤谏的官员。这“严惮之士、敢诤之臣”,不正是洪天锡的写照吗?



“敢言之士”解民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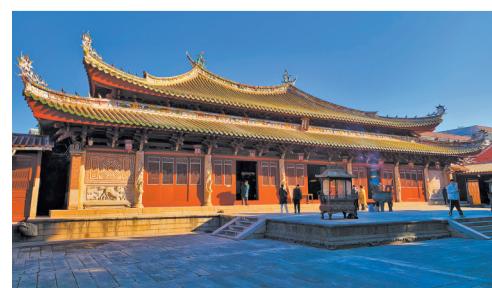
咸淳二年(1266),天锡受命出任福建安抚使兼福州知州。据《福州府志(乾隆本)》载,任内天锡发现辖区有亭户为完成官府发放的盐税定额,搞得“破家陨身”,于是“首罢”此税。另外,据《淳熙三山志》记载,自北宋大中祥符二年(1009)起,朝廷便规定福州要岁贡6万颗荔枝干、130瓶荔枝煎。而天锡出知福州后,同样上疏罢了此“荔枝贡”。这些减税举措,大大缓解了福州民众的生活压力。

咸淳二年,洪天锡曾回泉州故乡。之前泉州文庙大成殿遭遇火灾,太守赵希怡带头倡修,并命别驾虞会元、幕史霆声董其役。大殿修复完毕后,洪天锡应请为撰《泉州大成殿记》,后勒石为纪。此碑今已佚,碑文仍可见于《泉州府志》《晋江县志》《丰州集稿》等。

不久,朝廷召天锡入京为刑部尚书,进显文阁直学士、提举太平兴国宫,但他却皆力辞。之后,又进华文阁直学士,天锡以身疾致仕。朝廷允他越一级升转端明殿学士。可惜,此时洪天锡已经病危。临终前,他亲自起草遗表,规劝君、相以天下为重。咸淳八年(1272),天锡逝世,度宗赠其正议大夫,谥文毅。

而今,在石狮市宝盖镇塘头村后厅自然村内有洪氏宗祠,祠堂正殿内悬挂有洪天锡的“进士”“廷尉荣封”“理学忠谏”匾额。在离宗祠不远处的民屋旁,还有一块乌褐色大石,外形就像一顶倒立的乌纱帽。民间传说此石为“纱帽石”,是洪天锡当年抛官帽“落地而化”的。

梁启超先生说过:“譬之江河,千里入海,曲折奔赴,遇有沙石则挟之而下,遇有山陵则绕越而行,要之必以至海为究竟。办事遇阻力者,当作如是观,至诚所感,金石为开,何阻力之有焉!”前行的道路上,永远充满着各类风险挑战。洪天锡仕途颠簸40余载,但带着一身铁骨与正气,他不怕经事,不惧阻力,终在史册中占据了耀眼的位置。宋人周密《齐东野语》曰:“近世敢言之士,虽间有之,其终始一节,明目张胆,言人所难,绝无仅有,惟温陵洪公一人。”这“温陵洪公”,说的正是洪天锡。



洪天锡曾为泉州府文庙大成殿撰记